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諫書稀庵筆記 第五章

◎楊孝廉 濰邑楊蘊軒玉相，予姻丈也。為名孝廉，不求無仕。家貲鉅萬，慷慨施濟，鄉黨稱為善人。邑中讀書者眾，童試逾千人，縣署不能容，乃捐萬金建試院，規模宏大。別置市房數千間，以租金為歲脩之費。士子歌頌，至今不忘。又創牛痘局，每屆春日，在宅內開施種場，襁負而至者，日以百計。邑人得其傳，相沿至今，歲歲有施種者，實先生為之倡也。先生享年七十有三，歿後，邑人請入祀鄉賢祠，私諡文惠。至今子孫猶安居樂業，無蕩失敗家者。先生在日，予年十餘歲，以姻戚時至其家。見其身僅中人，白鬚下垂，和藹可親。攜予手，遍觀園中，梅花鹿七八頭，仙鶴三四雙，鹿濯濯，白鳥鶴鶴，飛走於茂林修竹之間。園門常啟，游者不分賓主，始恍然於《靈台》一詩之微旨焉。

### ◎學禮

文武生入泮，俗例有餽教官學禮，即古束脩之義。其後相沿，失其真意，有勒索至千百緡者。予家三世為教官，仍守古禮，聽其自行束脩而已。濰邑文武學額最廣，每逢院試以後，教官勒索學禮，擇肥而噬，欲壑難盈，笑柄甚多。邑人丁六齋善寶，宮中書舍人，予姑丈也，極傷世風之不古，常思有以維持之，將慨捐二萬緡，發當生息，以三年息金，六千餘緡，為入泮生餽教官學禮，一以保司鐸之體制，一以為寒士之資助。藉盤之滋味不薄，芹宮之清德常存，誠美意也。六齋詩云「不惜金錢倡大義」，殆即謂此。未及舉辦，六齋捐館。哲嗣星甫中表，竟成其先人之志，士論翕然。迨科舉停止，乃以此二萬緡子息移辦繼志學校，養士百餘人，成材甚眾。近年民國官吏，多藉創辦實業為名，檄提各縣學款，以為資本。不數年，旋報歇業，乾沒自肥。如濟南之造紙廠、機器磨房，煙台之商業銀行，其弊不可勝言。去年有官立華豐公司紡紗局，來提此二萬緡，聲言照當店加息。邑人竭力抗拒，幸未掇去。人謂官場多貪吏，吾謂官場多念秧。如《聊齋》所記之念秧，不惜自獻其身以媚人而騙財，惟不好淫者不墜其術中也。噫！

### ◎姜侍御

姜侍御續娶為王氏，有嫁貲鉅萬。入門以來，用度浩繁，數年貲罄。王氏不能食貧，不免詬誶其夫，反目者日數次。侍御聞樞廷王爺有百萬之款，存匯豐洋行。洋行司事與侍御相契，乃秘商一計，令侍御奏參王爺貪婪，存儲洋行者數百萬。上命大臣率侍御往查，洋司事乃暗改帳簿，將款支出，入於私囊，王爺敢怒而不敢言。迨查無實據，侍御以誣參革職，洋司事分給侍御二萬。驟得鉅貲，乃新市房，設庖廚，以悅婦人。予見《閱微草堂》記有家貧年荒，婦人自鬻其身以養其夫，今侍御自鬻以養其妻，正作對比。都人贈一聯云：「辭卻柏台，衣無解多，安居華屋；家有牝雞。」夜以洋色寫於磚壁，洗之不能去。予曰：「此如竊賊面上之刺字也。」然刺字一事，亦須有仁心。予審竊賊，只令刺「竊」字，不刺「竊」字，俾少受疼楚，殆亦古哀矜勿喜之義也。曾見兩城滿漢御史為此「竊」字相與爭論，此曰宜正寫，彼曰俗寫亦可，爭論不已，復刮賊之肉而改刺之。迂儒任事，貽害蒼生，一旦秉國之鈞，必將言封建、復井田，或創新法以亂天下，如王安石其人者。

### ◎南人北人

地限南北，風氣各判，人物亦殊，蓋山川鍾毓有不同也。嘗見公車北上時，南人則輕舟揚帆，導江達汶。舟中明窗淨幾，筆硯燦燦。其人安靜如處女，淡雅如尼姑。北人見之，唯恐洩之。北人則坐大車，下鋪山東棉布千餘捆，席棚高卷，驢騾齊駕，風塵僕僕，輾轉馳驅。其人則身高八尺，南人見之，惕栗生畏。長安道上，運糧河邊，心焉數之，熙來攘往者如繪也。至論文字，北人不遜於南人。王夢樓以江南名元，志在會元，則三元可操左券。會試榜發，其時關防嚴密，必待榜發而後知之。夢樓奔至榜下，急欲先看榜首。前有一人，身體巍然，高與榜齊。夢樓身僅中人，為此人所蔽。急呼曰：「吾兄定是山東人，請往後看，或有尊名。」其人曰：「兄弟是第一名。」夢樓愕然若失。蓋會元為諸城王克嘯也，夢樓僅得中式而已。又光緒丙子殿試，浙江馮文蔚素有善書名，大卷白摺，字如美人簪花，自命不作第二人想。泊鴻臚高唱，第一人為濰縣曹仲銘，南人心頗不服。及殿試策懸出，見其筆力健拔，一氣貫注，南人舌橋不下，歎曰：「是真山東吃饅頭者，吾輩瞠乎後矣。」是科馮以第三人及第，能作楷書，不能作大字，視仲銘有大巫小巫之別。予謂仲銘作擘窠大字，筆力之健，精神之充，為有清狀元第一人。南服人所書，如少婦出門，盡力妝飾而已。清代南北不和以文字；今為民國，南北不和則用武力。共和云乎哉！

### ◎爆竹

濰邑善制爆竹，其聯而長者曰「鞭」，其單響者曰「爆仗」。冬至後陳於市，遠近來購者，車載擔負，絡繹於道，歲入資二三萬緡。鄉農耕作餘暇，掘地室以向陽，集婦孺而製造。冬間鬻出，以備禦寒度歲之衣，兼為春日儲糧之計。千萬戶不虞凍餒，賴有此耳。自洋人麀居濰邑，此項生意大減。蓋爆竹一物，藉以驅邪崇，驚厲鬼，除夕用之，以袪除不祥，所謂「爆竹聲中一歲除」，自古已然。洋人入中國，中國文人達官以友誼相交，呼之曰外國人。至鄉民無知者，群呼為「鬼子」。愚民既多，「鬼子」之名遍天下。於是官吏腦中印有「鬼子」二字，畏之如虎，恐爆竹之驚厲鬼也，嚴禁燃放，市中寂寂者數載矣。然其響雖絕，其物仍列於肆。考其燃料，係以硫黃、硝炭碾細，裹以堅厚之紙。前數年硝、黃之來，商人販之，領官照影運，貿易頗盛。自入民國，匪黨四起，陸軍部恐鄉民竊以硝、黃接濟，乃歸官局專售。濰邑於是設硝黃官局，總辦督其事。總辦閩君煦丹，予同鄉也。喜作詩，屬予作硝、黃兩題。此題頗難著筆，勉應之。詩不能佳，藉以講考據之學可也。硫黃詩云：「坤陰夏至便包陽，《博物》《淮南》記最詳。應向華清池畔彩，溫泉下有熟硫黃。」硝詩云：「硝出河東澮水濱，明如鹽屑白如銀。陽光一射隨風化，香粉和脂贈美人。」

### ◎水仙

水仙花出於閩地。相傳兄弟分爨，兄強弟弱，盡以不毛之地與其弟。此地忽生水仙，一年一著花，留其本不再著花，由此致富，天相之也。其兄嫂移植之，則不生；以膏壤易其地，亦不生，一鄉歎為奇事。今不知此地屬誰矣。凡花木皆有種，惟水仙獨異，謂之仙，宜哉！有戲栽於盎內，貯水浸之，置之唐花之室，或春暖曬之，葉高一尺，花大如掌，香霏盈室，三四日即敗，苦不能久，由催花太急也。宛平梅孝廉潤齋，性愛花，尤愛水仙，冬日培養千餘頭，置之廳事。春初花開時，燦爛一室。其式有如螃蟹者，有如傘如扇者。夜臥廳中，時夢有仙女如雲，風鬟螺髻，縞袂湘裙，旋繞花叢，笑而不語，亦不近孝廉之榻。醒則不見，但聞衣香馥鬱，與花香相氤氳，夜夜如是。若與友人同室而睡，則不復夢見。孝廉向人言之，人多不信。一日，有一羽士與孝廉相契，同室而臥，夢適相同。羽士道行本高，人始信其言之不妄。群謂孝廉身有仙骨，故湘妃、洛神惠然肯來也。予在京時，友與予言之，始信陳思王渡洛水而見神女，非子虛烏有之事也。

### ◎說餅

吳均《餅說》：五代宋公至長安，約程季，公曰：「今日之食何先？」季曰：「臣當此景，惟能說餅。」蓋北方人家日食，以餅為先。有客到門，留與共食，惟餅易熟。故北方諺云「餅兮單皮棉紗」。單餅薄如紙，面一斤可作餅六七枚，其大徑尺。若再薄，則上有小孔如紗，又多出數枚矣。皮棉紗者，須油拌乾麵，和而為餅，取其形似而已。此外，如東坡春菜詩「碎點青蒿涼餅滑」，似北方之菜餅。《荊楚歲時記》：「人日，食煎餅於庭，謂之薰天。」煎餅北方亦有之，不專用面，磨雜糧為之。又東坡赴人家食餅，極酥而香。翌日，又自至索食此餅。食畢，問此餅何名，對曰：「無名。」東坡笑曰：「名之蘇餅可耳。」撮酥為餅，北方人常食之。老年齒落，食之尤宜。

### ◎肝

《世說補》：閔仲叔家貧，不能買肉，日食豬肝一片。屠者或不肯多與，蓋肝為美味。惟馬肝不可食。《史記》：「文成食馬死耳。」又《漢書·轅固生傳》：「食肉勿食馬肝，未為不知味。」羊肝最美。京師冬月，炮羊肝下酒，一人可食一全肝。古人亦

有嗜之者，《魏書·辛少雍傳》：祖父「紹先性嗜羊肝，常呼少雍共食。及紹先卒，少雍終身不食」。豬肝，濰邑以之煮湯，其味清醇。京師則豬肝、豬腸兩項合烹。或以作天官賜福，乃以豬肝、腸肚加江瑤柱，帶湯蒸之，為下飯之饌。吏部廚所作為美，故名。閔仲叔為安邑人，屠者不肯多與，安邑令又欲日日餽之，或其地所煮豬肝，更有異味歟？仰止高人，兼流饑涎。

#### ◎桂

北方桂花，都非原本，皆以柚根於夏日接之。柚非橘柚之柚。北方有小樹，葉似桂，本粗如拳。接後，三五年即成叢，高可與人齊，瓦盎不能容，以大木桶實土栽之。濟南家家有之。當科舉時代，以登賢書比蟾宮折桂，此事蓋起於晉■詵「對策，為天下第一，猶桂林一枝，」及張■比詩：「鄉俗稀攀桂，爭來問月宮。」予見濟上士子家，大比之秋，月輪將圓，桂花正開，秀才提籃出場，行至家門，剝啄一聲，內有嬌聲問曰：「出場乎？」外應曰：「出矣。」少婦開門，先將桂花一枝，親遞郎君手，嫣然同笑，而後入室。婦為手斟狀元紅酒，滿飲一杯。外府舉子寓其院中者，第豔羨而已。每屆榜發，歷城中式者，獨佔多數。予故戲謂友人曰：「應試者須帶家眷。」友人笑不能仰。濰邑遠年桂花為珍品，咸同以來，家家金粟盈庭，鄉榜中式亦最多；咸豐辛亥，中□三人；迨光緒壬寅，中五人。蟾窟霏香，幾遍濰陽城闕矣。今科舉已停，桂花雖多，正如清代進士、舉人，付諸無用之地，存之以備一邑花樣而已。此段寫畢，被講學家見之，曰：「科場視文字之優劣，彼草木烏有靈哉？」應之曰：「自古柳汁染衣，芙蓉及第，李固夢生鬆而為相，邵武視結榴而紀祥（邵武郡庭有榴一株，視實之多少以占登科。出《通志》），此豈虛語哉！況芝草挺生，麥穗雙秀，為國家之瑞。胡謂草木無靈乎？」

#### ◎李香君

孔雲亭所撰《桃花扇》，末言侯朝宗、李香君在金陵棲霞山被祖師指引，分男觀、女觀以修道。論者咸謂：雲亭托虛無寂滅之詞，作為完結全書。以朝宗為紈袴子弟，以香君為煙花女流，烏能清淨修真，成白日飛升之仙哉！予謂不然，非世人再見於百年後，必不信也。一歲，河南鄉試，房官午夜假寐，夢一縞袂湘裙美人舉簾而入，向作道家禮。舉袂時仙風拂面，精神一爽。急問何人，曰：「妾李香君也。『桂花香』一卷，千萬留意。」房官本喜閱朝宗文集，正欲詢之，倏不見人。乃檢試卷中詩句，果有桂花香句，文亦清通。急呈薦得中。揭曉，乃知為朝宗之孫。房官乃詳言其夢，見人輒誇曾見李香君，若為生平第一得意事。予謂朝宗為河南文章巨手，明社已覆，入山悟道，既聰明絕頂，自能參透仙機。香君身居青樓，只識侯生一人，破面濺血，毀容保貞，定情之扇，手持弗捐，天性烈，迥異恒泛。一旦投入空門，守真悟偈，身為列仙，夫復何疑？此事小說、詩話有紀之者，予乃藉以抒論而已。

#### ◎賈侍郎

黃縣賈侍郎即升，文端相國之父也，與予家為姻戚。侍郎入東闈應試，夜靜垂簾，向外構思。忽一婦人舉簾一望，曰：「差矣。」侍郎膽大，自問無愧心事，坦然不懼。急出追之，曰：「爾尋何人？必告我，能為爾排解。」婦人曰：「尋我夫，將索其命。」問：「有何仇？」曰：「吾父母無子，彼贅於吾家。數年，父母俱故，我亦病亡。彼得我家萬貫之財，以薄■殮死者，埋於河濱。水浸枯骨，殆將沒沒。彼又不為父母立後，占我家產，娶妻納妾，安然坐享，有是理乎？」侍郎曰：「爾且勿輕動，吾試與彼言之。」問明第幾號，逕往告之，曰：「汝亡妻來索汝命，誤入予號。今在外，汝敢見之乎？」其人驚惶失措，面色如土，曰：「吾誠負心，請君解說，無不從命。」侍郎命其卜地厚葬，立嗣承產，手書筆據，「吾與婉言之」。婦人果允諾，請焚字據，以為冥證。既而斂衽拜謝，且道喜曰：「君高中矣。彼亦中式。場中凡應中式者，號簷有紅燈。此號只中二人，吾為紅燈所誤也。」問：「何以此次方來復仇？」曰：「彼如中式，則為貴人，不易報復矣。」倏而逝。是科二人皆中式。相傳士子入闈，其家亡親皆隨入。吾濰徐徵君金相，闈中大病，吐瀉不止。夢其亡親為之調藥灌之，醒而病癒。雖未中式，得保生命。癸酉，予同邑同年郎大令卓庵，闈中垂簾向外。夜深，見亡妻隔窗內視。生前本極和睦，知非惡意，曰：「何不入坐？」旋不見。是科得雋。蓋士子得博科名，則存亡俱喜。今日科舉停止，數千年之盛典，一旦化為烏有。士子之能文者，心如死灰，則幽冥之鬼，亦死而為漸矣。

#### ◎木解元

萊州木秀才有文譽，與藍秀才齊名。兩人皆望掄元，不作第二人想。每逢大比年，彼往應試，此則不往，果然前後相繼掄元。文章有定價，信哉！木秀才，寒士也，徒行西上應試。一日早起趁涼，半途遇雨，暫在村農翁簷避雨。此家農夫尚酣睡，夢一跛腳鳳凰立於門外，急起視之。且詢之，則一秀才也。木原跛一足，農夫大異之。延入內，具雞黍，問其已婚否。曰：「斷弦未續也。」農夫為丁姓，有及笄女，欲以配之。乃與相商，木允之，即拜岳丈岳母，並見此女。雖荆釵布裙，端莊秀美，樂甚。因場期尚遠，爰卜吉贅於其家。臨行，言試後在省候榜，無論中與不中，歸途經此，攜婦同歸。榜發，果中解元。鄉農聞之，喜可知也。木則悔焉，自以為巍科高掄，侯門佳麗垂手可得。乃繞道而歸，置諸度外。鄉農聞其歸也，乃以鹿車送女至解元家。拒弗納，並聲言無媒灼，又無婚東，是妄言也。女聞之，觸牆腦裂而死。鄉農委屍痛哭而去。邑人哀之，為棺殮以葬之。於其死處立一石碑，曰「烈婦丁氏盡節處」。其時邑中尚無節烈祠，邑人乃鳩工創建，中供此女神位。此節烈祠中第一位也，馨香不絕，名譽流傳，予謂不亞於解元。解元從此不齒於人，遍國中無與立談者。又屢上春官不第，於是赴省就館。其父貧餓無依，晉省尋之。乃使其父為館中僕，為之執役。雖不明以告人，人皆知之。失館後，困頓以死。蓋棺之日，論者曰：「不義不孝之中，亦第一人也。」

#### ◎異人

天地生人，形體大小，強半相同。間有迥異尋常者，殆不可測。身矮者為侏儒，自古有之，不足異也。至如隋蘇世長之驢面，晉元載之犛頭，防風之骨專車，車鄰國之男女皆長八丈八尺（見《魏略》）又《前秦錄》。有申香者，身長一丈八尺，食飯一石，肉三□斤，腹大能容，可異也。濰邑有周七者，業儒，食無飽時。人匪魁梧，家本貧寒，親友與之食，麵餅可食六七斤。一日在家，其妻磨雜糧為煎餅，旁立食之。煎成一餅，即食之，計雜糧將盡半鬥。其妻呵之曰：「留此餘糧，兒女尚待食也。」乃似飽未飽，■而退。食既多，當力大如牛，群呼周七「野牛」。予曰：「此人不宜業儒，若入軍營，能舉千鈞，誠國家干城也。餓死牖下，可惜哉！」濰有李某，商人也。與人同浴，見其陽物長盈尺，嘩然異之。自言與其妻交媾時，只用哥舒翰槍半段，不敢全用。其妻已受創，不能行，□餘日方愈。自謂天生奇物，必無天配耦。間與鄰女秘會，一陰一陽，其大正相吻合。兩人暢適之情，殆不可言。鄰女嫁後，久不相見。一日遇於途，女告之曰：「某日吾丈夫出門貿易，汝旁晚在門外相候，當引子入室。」是日女告其舅姑曰：「土炕久不掃，今當掃之。」乃拖席於門外。李某適至，女拖席捲以入室，一家人不知也。賊人多計，奸人亦多計，信然哉！此後，鄰女姦夫不止一人，多夜深逾牆相從。李某一夜極思鄰女，乃登垣探之。月光正明，騎牆顧影，影則有身無頭，懼而自登自家之牆，則有頭，乃決意不往。是夜鄰夫歸家捉奸，斃二命。李某自此安分守己，不敢恃其利器，妄有覬覦。予戲謂李某曰：「爾陽物大，故陽壽亦大。爾殆似驢而有六腎者。記曰：『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。』爾與妻則不可『敦倫』，勸爾廢此一倫可也。」李某笑曰：「廢之亦可，吾之妻原廢物耳。」

#### ◎相馬

相驟馬無須相齒，視其眼珠，能照人全身者，其齒稚；照半身者，中年以上；照人面頸者，則近老。此法較驗齒尤易。

#### ◎關外

山海關外錦州府城中，有塔高於城。明末，清攝政王攻城時，於山上置炮擊之，即此塔也。春日燕子巢於塔，其數盈千。與尋常燕子不同，紅額，綠尾，短腿。終日繞塔而飛，未嘗棲於他處。其邑文風為關東冠，仕宦顯達者亦多。文中丞格、德中丞銘，皆錦州人。大凌河、小凌河、暨巫閭山，均在境內。小凌河繞城而流，水清而甘，關東茶市萃於此。以水試茶，真味乃出。若遼河之水，則不及遠甚。關外風寒，相傳牡丹、蘭花，不過大凌河。光緒間，何潤夫太史為奉天府丞，攜蘭花二盆往焉，土人方見之。土人謂牡丹花大如盤，乃繪事者故意為之，豈真有此花哉！及火車南北交通，姚黃魏紫，與千頃粟粟爭豔（其時種粟粟花最多）。予

猶及見其地罌粟花，皆重台，與他處異。問之土人，皆云：「夫妻同種，或兩手布種，則花開重台。」及查《群芳譜》，果有此說。山東人獨不知，緣無文人博覽群書以教之也。予曾教之，亦不肯聽。故有句云：「釵荆裙布，盍南畝，底事夫妻不種花？」

### ◎玉枝

平原二□里堡，向多妓寮。光緒初年，予主講德州德衛書院。臘初解館回家，路經其地。一雛妓抱琵琶入門，見其明眸皓齒，秀色可餐。詢其名曰玉枝，留與飲酒。坐間言語委婉，應酬周至。予曰：「以上等資質，困於茅店土屋，殊覺可惜。若到濟南，定當首屈一指。」數年後，予仕京師，有自濟上來者，詢以邇來花魁為誰，曰：「玉枝。」予誠賞鑒不謬哉！有旗友懷君，賚泰山香貢至濟，以二千金購為■室。予請見之，珠翠滿頭，綺羅飾體，儼然侯門貴姬，光豔不敢逼視。予曰：「當年旅舍一燈相對而飲，勸汝晉省，猶記憶否？」笑對云：「尚記君是近視眼，此言亦頗有味。」予戲懷君曰：「小君原鄉村女子，今日身到京華，上林春媚，樂而忘歸。膚凝脂矣，眉畫蛾矣。予之力也，君何力之有焉！」

### ◎女議員

某外國，前六年政府聲言立憲，選舉國會議員，兩院共八百人。皆韶年婦女，美麗如花。青年喜事，又以丰姿可誇，群思出頭露面，招搖於京華之市，故不惜重資運動而來。及開院議事，先議議員月薪，群言每人月需千金。議長自顧風韻雖在，秋娘將老，深恐無出此身價者，曰：「八百金可矣。」請大眾讓步，眾皆允諾。議員得此八百金，皆不安其室，遊蕩往返。日已向午，尚陪人高臥，呼之不起。數月之間，議場不足法定人數，政府憂之。乃使數□人昇一大木槓，一大鑼，沿街擊之，以警春夢。於是午時以後，議員麀集。每議一事，反目者多。蓋各有配耦，黨見分歧。甚至撕鬚抓面，流血殷殷，哭啼號叫，滿室詬誶之聲，達於巷衢。政府怒之，下令解散，驅之大歸。臨行，尚索例定川費，如娼女索夜合之賞，一文不能少也。無何，大總統告逝，新大總統繼任，思見好於議員，復下令招集。於於而來者，如狗之趨食，蟻之慕羶。政府以國帑匱乏，減為月五百金。議長告大眾曰：「時事艱難，應從節儉。獨不聞鄉村人家，荆釵布裙以度日者乎？」眾乃相安。月薪既少，不敷浪費，議員多有掩門暗賣者，丑聲四溢，列國笑之。政府怒，又遣散之。議員之■不知恥者，乃獻媚於前臨時總統，霸佔一城，開非常國會。其地曰廈坡黃木日，要區也。於是煽動亂黨，肆擾各處。各處不勝其擾，乃昌言獨立，或曰自主，或曰中立。正紛紜間，海外突來一將，率勁旅數萬，逐非常國會出境。非常國會議員不暇膏沐，首如飛蓬，■辟■辟而行。群集於□□水工之地，要求政府並行召回，以期破鏡重圓。政府正擬遣兵捕之，有處士上言曰：「勿庸動兵，吾能說之。」處士航海至□□水工，作羽士裝，說之曰：「吾一生無他術，惟精於批命，請批諸君之命。」憬然曰：「諸君貴造，皆犯七出。即再招集，仍當遣散，不如其已也。」議員乃嗒然各歸，大亂乃平。人咸稱處士為魯仲連。

### ◎復辟

丁巳夏四月，國會與政府意見不合，北五省督軍會師北上，萃於津門，將以重兵解散國會。張勳由徐州率兵五千馳至津，聲言願作調人。調和未成，直入京師，國會乃散。五省督軍率師各歸。張勳在京，酒食徵逐無虛日。秘招康有為入都，居其寓中，日畫復辟之策。張之幕友親戚，咸謂不可。其內兄聞其大計已決，入內告張夫人。時張在江西會館觀劇飲燕，命名伶梅蘭芳演《新茶花記》，繡幕璀璨，電燈輝煌，一麗人登場歌舞，座客為之目炫。主人勸張滿飲大觥，酒已醺矣。時張夫人以電話請其歸寓，言有要事，乃策馬而歸。夫人及親戚同聲勸阻，謂復辟之事，萬不可為。張酒氣上衝，勃然大怒曰：「孺子毋敗乃公事。」時辦子軍全駐城外天壇，乃率親兵數□人直入大內。司宮門者堅閉不啟。辦兵曰：「張大帥請皇上升殿。若不啟，將以炮攻。」門乃啟。張升乾清宮，傳內侍請皇上升殿。太妃聞之，大哭曰：「是害吾一家人也。」少頃，皇上出。張擁之登寶座，向行三跪九叩禮。命康有為草詔布天下，派輔政大臣數人及□部尚書，遣官至總統府，逼其下令退位。黎總統以死拒之。張乃命康有為為偽令宣之中外。輔政大臣及尚書之在京者，俱進內謝恩。所有詔旨，由康一手為之。下筆千言，殆如夙構。時段棋瑞總理久辭職，閒居津門私寓，乃赴馬廠誓師北伐。段為陸軍總長有年，師皆聽命，率陸軍萬人討之。張遣辦軍五千，御於豐台，眾寡不敵，敗北回京。段軍直薄京城，大戰於宣武門外。段軍登城，以大炮射擊張之南河沿私宅，牆垣均毀。辦兵見勢不支，繳械投誠。張攜眷逃入和國使館，剪鬚髮為洋裝。募能文者為撰復辟記。蓋屢次徐州會議，簽字隨同復辟者，已有□餘省省長、督軍，今見事敗，皆不承認。將來復辟記成，必有先睹為快者。予年老眼昏，囑京友勿為代購，雅不欲再睹驚心動魄之事耳。苦無言為論斷，只得模稜語斷之：張勳者，為清代之忠臣，民國之叛將。

### ◎井田

予所謂井田，非講學家所謂古之井田也。北方近年每患旱。濰邑平疇沃壤，無山嶺，無鹵碱，豐年畝收二三石。一遇■乾，束手無策，因無井也。或曰：「天旱井亦涸。」此大不然。一宿井泉即出，夜氣所養，必不能竭。至天旱無泉，此乃大變，人類絕矣。一畝一井固好，或二三畝一井，挑掘溪溝，使順流而下，稍潤之，則苗不槁，以待甘澍，便可豐收。乃大戶地多，不論旱潦，皆能自給，不肯出掘井之費；小戶僅有數畝，衣食不足，則作小貿易以餬口。相習既久，惟知貪天之功。縱官家勸諭，農會講說，弗能喻也。是在官長與政府，董之以威，下一令曰：「縣有社，一社計有地若干，限定三畝之中備一井，以一年為限。其不遵者，罰令每畝納錢糧雙分，俟其有井，則糧額復舊。無論大戶小戶，必肅然照辦。若應罰雙分錢糧抗不納者，以抗糧論罪。上憲或慮縣官不肯得罪於巨室，則歲派高級委員詳查，有違抗者，則逮之至省。此為愛民之政，非虐民之政也。計掘一井，以洋灰抹之，較磚石之工為省。汲水時，或用轆轤，或用水車，以驟馬推之，聽其自便。吾知一年之後，桔槔■歷■歷之響，水車軋軋之聲，遍於北海阡陌矣。收穫歲豐，閭閻殷富，畜牛馬，制鐵輪，全用水車，而桔槔不復再用，焉有飢饉之虞哉！彼苟安畏事之農會長，不恤民瘼之縣知事，得欲薰心之大官，烏足以語此！」

### ◎煙卷

自洋舶入中國，煙卷之風盛行，光緒間始見之。或以紙捲煙葉，或以煙葉捲成。王漁洋《池北偶談》云出自呂宋國，名曰淡巴菰。其國與東三省相近，清代在關外時，人多吸之。仍將煙葉拈碎，以煙袋吸之。有明禁之，無敢吸者。相傳吳三桂聞李白成破京師，其時三桂鎮山海關，乃赴清攝政王營，請兵復仇。王壯之，賜之坐，令兵役燃煙與之吸。三桂接而倒吸，火灼其唇，清人笑之。晉時有客人石崇家宴筵，宴畢入廁。廁中有兩侍女，以晶盤盛香棗數枚，原備塞鼻之物，客接而食之，侍女大笑。三桂倒吸淡巴菰，得毋類是？予初入京師，至洋行購物，洋人以煙卷餉我，吸之而香，竟至灼唇。又恐被洋人所笑，乃攜物急走，從此不敢再吸。今日文明新進，以及婦女僕婢，無不吸之。予則比之火判官。京中演火判一劇，口含紙卷，內卷硫黃，然之而噴，濃煙自口出，火星迸散，跳躍而舞，非老伶黃三，不能為之。近見老成之人，鬚鬢滿口，亦學吸之。唐李■之然須，殆將不免。現歐洲列國酣戰不休，農務停止，業煙卷者攜其種，教中土人植之，幾遍北海。秋初冒雨挺生，葉大如掌，青蔥連陌，蔽芾於禾黍之間。一畝所獲，得利百緡，恐趨者若鶩。不殖有用之糧，而栽無用之物，罌粟之害既除，煙葉之害又至矣。官府因其利厚而重稅之，以裕財政。猶之京中警廳，取娼妓夜合之稅，以供警官兩餐。人謂其饜精而美，予謂其饜臭而臊。

### ◎某茂才

濰邑某茂才，頗有文譽。歲科試，屢擢優等。又當英年雋發，咸謂其陟步青雲，在指顧間耳。是年以一等第一應選拔試，自以為如操左券。家人亦掃除門庭，以待喜音。布衣之家，婦女猶尚樸素，平日荆釵而已。其家長曰：「數日後，泥金報到，則家有貴人。舊日門風，不可不改。」急為之制錦衣彩裙，銀簪翠釧。屈指屆報喜之日，■門靜俟之。俟至夜深，尚無消息。更者過，聞門內尚有嗽聲，知其候報未睡，隔門呼曰：「報喜者入於前街大門，已酒醉飯飽而去，君事休矣。」予曰：「更夫誠仁人哉，不欲癡心人徒勞無功也。」大凡好勝之人，操一必得之勢，往往失意。此事吾不歸咎於茂才，應歸咎於家長。事未至而鋪張，子孫果有暴貴者，頓易舊規而改家風，亦不祥之兆也。

### ◎養水仙

冬日養水仙者，皆午間置之庭院，曝於日中，晚則收入室內，以茅■藏之。終日搬運，事忙或忘，一夜受凍，則□曝一寒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即勤如陶侃運甓，恐蘇峻擾亂，土行有不暇時也。予則置水仙於向陽玻璃窗內，隔三五日以水潤之，不須動移。□月葉生，□一月則蕾苞如箭，□二月則花開矣。故有句云：「嘉平望日水仙開，生意何須臘鼓催。愛與詩人常結伴，玻璃窗下暗香來。」適游洋人園圃，見有三面玻璃小屋，冬日蓄養群花，已先得我心矣。

### ◎印書

自同、光以來，外洋傳有活字板刷印書籍。清國初，武英殿亦有鑄銅活字，如《圖書集成》、《佩文韻府》、《四庫全書》，皆銅字所印。後毀於火，字多銷融，書多被焚。外洋活字，以鉛為之。用藥水書字，黏於鉛上。復有機器摩礱，無墨處則鉛削，即成字矣。將印書時，排嵌之法與中國同。惟刷墨壓紙，皆機器為之，敏捷靈活，出人意外。計購活字全分，須二千元，可用數□年不壞。今日書局，千卷萬卷之書，價廉工精，如《圖書集成》萬卷，當清初時，惟王府暨總裁是書者，獲蒙頒賞。此外，獻書最多者，如馬氏、范氏、錢氏諸家，得有恩賜。再鎮江、浙江、江寧三閣，各存一部，以供眾覽。發匪之亂，烈於秦火，民間不復見此書矣。今則人家稍豐裕者，皆可向書局入股印之，一股才百餘金。外洋石印之法，尤為精美，僱善書者作端正楷字，印出如朝殿卷字式，銀鈎鐵畫，毫不失神，可愛也。石印廿四史全部，才百金。中板《韻府》，不過二□元。插架萬卷，縹緗盈室，殆如東坡所云「氣壓鄴侯三萬簽」也。惟《韻府》一書，典故尚有遺漏。傳聞當時纂修臣工，懶於檢書，傳知都下士子，獻一條酬以百錢。□年之中，士子不慮失館，酒食徵逐，日以為常。沿街曳裙而行者，懷挾書卷，蓋輾轉相借而來也。人謂之開賑濟科。猶之京中開實錄、玉牒、會典諸館，館中僱人抄寫，擇善書者恭寫進呈冊本，一人日可得二金，亦間接之皇恩也，予為之詠少陵句云「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」。

### ◎錢

道光以前，外洋未與我國通商，金錢銀錢不恒見。自海禁大開，金錢偶見，銀錢大行矣。金錢古亦有之。《孟子疏》：「西施，越之美女。勾踐以之獻夫差，大幸之。每入市，人願見者，先輸金錢一文。」是春秋時已有金錢矣。銀錢始自漢，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：「以金銀為錢，銀錢□當金錢一。」至鑄銅為錢，夏殷以前未詳。《周禮》：「外府掌邦布之入出，以供百物，而待邦之用。」《泉府注》：「泉即錢也，言其流通如泉也。」當即銅錢所自■。今世尚有王莽刀錢，及五銖、四銖、三銖錢，然皆有孔可穿，故《史記·平準書》有網錢也。自清末仿外洋幣制，鑄銅錢而無孔，謂之銅元，□枚重二兩，較舊制錢輕□之七八，強抑民間，令其通用。於是舊制錢半入東洋，銷為銅，轉售與中國。大利外溢，害何可言！官府畏之，伴作■。濰向用制錢，自民國六年春，官家逼用銅元，因以制錢不復見，錢緡亦置之無用之地。緡，吾濰名曰錢繩，婦女晝夜辟彊廬，上市鬻之，以謀升斗。今已矣，洋線充斥，婦女紡績之業失；銅元無孔，婦女擗麻之事停。茆屋寒燈，相對咨嗟，閭閻生計窘甚。因思錢緡一物，沿用數千年，一日廢之，不可無詩以紀之，爰賦《濰陽竹枝》一絕云：「銅元流轉到濰城，上市村婆有怨聲。懷抱錢繩無處賣，人間不見孔方兄。」

### ◎瑞澄

辛亥八月，武漢起事。制軍瑞■棄城先遁，蓋其家傳之法，其先人即賣攬江鎖，使英人長驅北上者也。其名人咸知之。瑞■之兄瑞麟，以開坊翰林，奏請折漕廢運，京師為撰一聯痛詈之。聯曰：「我我我，曾賣攬江鎖；你你你，又折漕運米。」瑞麟充邊疆大臣，以吞餉被逮，監禁數年，繳款得釋。瑞■當聯軍入京，為日本問案官。事後，以外人之力簡放道員，洊升鄂督。其人卑小如侏儒，吸鴉片煙無算。讀書不多，不明大義。若在武漢先事預防，無釁可乘，革命黨何由煽亂哉？敗事之始，實由於庸碌無能之旗員。清國以□萬之雄兵，不能挽百六之厄運。停戰議和，此則由於覬覦大器之漢奸。自九月議和，至於□二月，革命黨堅逼清廷遜位，有奸臣斡旋其間。隆裕太后知事不可為，乃下詔遜位。奸雄之陰謀適成禪讓之隆禮，而奸雄之霸圖終以自敗而死，宜哉！清祖宗垂訓，親貴不預政事。適逢幼主臨朝，親貴攫取權利，開貪緣之門，受苞苴之餽。予仕京師，聞之咋舌。梁鼎芬之直言，江春霖之陳奏，所論皆一字不妄，竟至開缺罷官。由此親貴專擅，以杜眾口，使不敢再言，致使大勢已去。京旗□餘萬人，窮困莫救。大城以內，旗男多為人僕隸，旗婦多倚門賣奸，吾不忍往觀矣。近有旗員在吾鄉管理稅局，囊橐頗富。性好冶游，將入都，予戲謂之曰：「汝住大城內，切勿喚妓侑酒。恐窺窬而來者，為君之親戚。」數月後，由京旋，告予曰：「悔不聽君言。一日同人歡飲，喚四妓，中有二人，確係親戚。竟有岳父之姪女，一見即贈以六元，請其速歸而已。」予曰：「歐陽永叔續弦娶其小姨，群戲之曰『大姨夫今作小姨夫』，君盍與彼成佳事哉！」